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九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九)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十八

【紹興五年】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鼈爲尙書祠部員外郎。如鼈嘗上書排詆朝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上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興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可以仰副聖意。上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爲一家。不分而爲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趙鼎曰。朝廷與臺諫實相爲表裏。翌日。如鼈遂罷郎官之命。後三日。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如鼈罷御

史未知所以。四月壬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補外奏。一介微賤。豈謂見疑同列。立致譏言。賴聖學高明。物情洞照。不待臣之辨析。已出睿斷施行。當時指此事也。八年三月辛卯。御史中丞常同奏。如鼈上書。力排善類。乃趙鼎陰與之謀。結爲死黨。賴陛下察見奸心。亟逐如鼈。遂得安靜。今併附之。更須詳考。籍此時爲右司諫。

遣內侍往潭州勞張浚。仍以銀合茶藥賜之。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

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仍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光山軍承宣使提舉萬壽觀公事錢愐。帶御器械。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九齡無錫人。其上世姓同太祖廟諱之上字。因改焉。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會日食求言。九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

保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爲右迪功郎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孫觀

撰九齡墓志云。有不悅其言者。止授初等一官。不知謂誰。當考九齡以是月乙丑補官。今聯書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宋伯友卒。

乙巳詔諸路係官田自宣和以後者。令先次出賣。其房廊白地園圃等。令見賃之家。限一月自陳。依本處體例添納租課。仍與減免二分。限滿不陳。許人告。卽以其地給與告人用者言請也。先是有詔盡鬻官田。事初在正月丁未。而議者以謂竭澤而漁。明年無魚。今軍事未支。錢在民間。猶外府也。一旦欲盡取之。何以善後。所

以係官田地。乞且截自宣和以後。應可以賣者。先委官根括。候見著實頃畝四至。卽大字榜示人戶。願買人各以時價著錢。依已措置事理出賣。庶幾歲月未久。凡事易於考驗。不至分爭。兼多在形勢戶下。取之無傷。縱使巧爲占慳。亦須高價承買。其宣和以前田地。且令官司寬緩括責步畝。增減租課。改造砧基。簿賣與不賣。他日臨時相度。事下總制司。故有是命。廣東轉運判官田積中。新江西轉運判官王景溫。趙公竑。新廣西轉運副使宋昞。浙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侯憲。湖北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董補之。新江東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曾悟。並與宮觀理作自陳。憲懋弟也。殿中侍御史張絢論外臺耳目之寄。臣采諸公議。

凡此七人皆冒濫之尤者故汰之。

丙午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來朝。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爲貴池丞坐賊抵死故有是命。旣而監文思院于淞南恩州司戶參軍莫憲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

淳熙章行遣據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云爾未見本月日

先是右奉議郎呂應問之華亭縣亦坐賊抵死編管化州未

數日引赦量移言者以爲應問國之巨蠹肆諸市朝猶未足以快吳人之忿止緣應問平時厚以所得賕賄遺權要故案發之日大臣及侍從中有陰爲之主者是以有司觀望不敢盡法勘鞫然所上奏牘蔽罪至絞者猶有二焉是豈可以常法論哉臣竊聞前此朝廷之議以宣州勘黃大本及秀州勘應問二人所犯候其獄具中取一人尤甚者用祖宗舊制眞決次配以警賊吏今大本旣以法論決而應問賊罪貫盈止從編置雖道途之人皆謂失刑朝廷縱不追治亦宜投畀遐荒永不放還少謝百姓而自去年九月十二日在秀州準敕編管化州十七日至平江府卽作在道會赦便與量移用刑如此何以威貪暴而成政治哉況應問賊罪百倍大本吳中士大夫至民庶皆能言之何應問之幸而大本之不幸也伏望特降指揮不許敕赦量移日下差人押赴化州編管庶幾貪賊之吏咸少懲艾從之

此疏在今年七月壬辰不出姓名疑謝祖信所上王明清揮塵錄云趙鼎

恨大本靖康中爲蔡條致書吳敏使蔡京得死牖下遂正典刑當求他書參考案應問乃公著族子鼎以故家之故屬法貸之要非用刑之公而當時給舍如廖剛劉大中胡寅及諸臺諫皆無一言論列良可怪也今具載臺章庶不失實

詔諸縣遠

法知通失案舉而被案於監司諸州違法監司失案舉而被案於臺諫各察治得實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係公罪又減二等並不以去官原免著爲令始用議者請也

事初在四年五月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使參議王彥知荆南府充歸峽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上親征乞提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行府議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仍歸荆南舊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於湖南江西那移應副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爲河東制置副使辟趙鼎幹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矣左朝請大夫淮西宣撫使司參謀官李健直祕閣兼都督行府隨軍轉運判官時劉光世遣健赴都堂稟議故以命之上召健入對乃遣行

戊申尙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宰相趙鼎率文武百僚宗室迎拜於候朝門外戶部奏攢類到紹興四年實收支窠名數目乞先次申納朝廷從之初用議者言造紹興會計錄而戶部以爲皇祐治平會計天下財賦當時取會動經歲月方可成錄故但具去年出入之數焉承節郎李威特遷秉義郎充閣門祗候威南陽人率鄉民據守山寨至是縣爲僞知汝州郭進所破威亦被執已而得進降書以歸故錄之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仁宗皇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尙書無逸篇並孝經天子

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爲二圖。列於左右。元祐初。臣父祖禹爲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仁宗故事。哲宗皇帝從之。願陛下御書無逸篇爲二圖。置於講殿之壁。上納其言。遂書爲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與求曰。願陛下以是圖爲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矣。左銀青光祿大夫王序追八官爲右中大夫。仍改正出身。序始以乞奉祠爲言者所論。下吏部審量。至是吏部言。序出身覃恩。不合審量。外有減年。並係濫賞。趙建炎四年六月。指揮係已收使。無許改正之文。所有累除職名。係該載未盡濫賞名色。命取朝廷指揮。趙鼎進呈。特有是命。

案此時吏部無尙書。而晏敦復爲左選侍郎。據吏部所申止。乞奪序職。而序落職久矣。不知何人爲序道也。此事當考。

詔樞密院編修計

議敕令所刪定。官寺監丞。并行在堂。除倉庫等官。並候到任。及一年以上。方差替人。已差人並別與差遣。始用司農寺丞金安節奏也。於是書局寺監丞之闕二十四。而當汰者六十三。庫務官之闕十三。而當汰者二十七。論者以爲孤寒之士。待次日久。一旦罷之。益無寸進之望。權要之家。雖係減罷之數。將不旋踵而得之。但不過改易差劄耳。欲乞不以見任人到官久近。每闕聽元差替人一員待次。其餘重疊差下人。別無差遣。疏入。執政亦重拂人情。遂寢前命。

寢命在五
月甲戌。

右迪功郎沈敦特改右承奉郎。敦掌建康市征三

年。比舊增錢四十六萬貫。依累賞法。應減磨勘三十三年。戶部尙書章誼言。無以激勸。乃改次等合入官。仍頒行諸路。詔湖南轉運司限一月。依舊於潭州置司。自孔彥舟之亂。漕司移寓衡山縣。至是轉運判官薛弼已入潭州視事。而餘官未遷。故督之。

庚戌詔諸路檢察經費財用官呂用中、霍蠡、徐康、范伯倫、章傑體訪諸路軍須借貸等事。保明申尙書省。以中書檢會去年十一月丁巳手詔有請也。試尙書戶部侍郎兼侍讀鄭滋充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滋自銓曹下移民部。故引疾求去焉。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劉大中引疾乞補外。且言稟資愚戇。涉世拙疏。但知委質以事君。不善締交而附下。正緣多忤。積有怨仇。昨自郎官出將使指。其所按發。偶多權勢之人。其所薦揚。類皆孤寒之士。一遵聖訓。不知其他。復命於朝。誤蒙睿獎。兩歲之內。叨冒四遷。但聞皆出親除。初非廟堂進擬。略加考驗。蹤跡甚明。自揣無堪。累陳懇悃。今若不以情實仰告君父。則意外之災。無所不至矣。伏望哀憐。除臣一外任差遣。臣之圖報。不必須在行朝。粉骨碎身。何地不可。疏奏。詔不許。顯謨閣待制知湖州李光言。本州上供歲額不過五萬餘石。比諸郡最爲窮窘。前政汪藻將本州軍糧每月四千四百餘石。盡拋在民間糴買。人戶無得脫者。官給價錢。每斗不過三百文。而攬戶又於民間每斗取錢三百文。方能輸納。近來兩浙米價倒長。街市每斗已七百元。民情皇皇。委是無虞糴買。乞於上供米內借留萬斛。以紓目前之急。詔借支五千石。候秋成撥還。仍令守臣措置。約度歲用。收簇錢物。趁新兌糴。自今毋得科擾。

辛亥。永州防禦使張思正復隨州觀察使。左朝議大夫王子獻復直徽猷閣。左朝散大夫閻邱陞。右朝奉大夫晁公爲並復直祕閣。皆以赦敍。旣而權中書舍人胡寅論公爲因妻受賕請託。出入死罪。當權貴庇姦之時。尙不能自勉於勒停。其人可見。今復舊職。稽之公論。大爲不允。公爲命遂格。直祕閣秦梓知袁

州。

壬子承節郎柴叔夏爲右迪功郎襲封崇義公叔夏周世宗五世姪孫也其從兄恪嘗襲封爲金人所殺至是以命叔夏既而叔夏乞比類換文乃以爲右承奉郎

叔夏轉官在五月辛未

直徽猷閣知潼川府宇文時中爲

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右承事郎直徽猷閣張滉召赴行在並令川陝宣撫司差人船疾速津遣前來時中之女爲張浚夫人故有是命給事中陳與義言司馬光嘗奏乞天下州軍勘到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輒敢奏聞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典憲應奏大辟刑部於奏鈔後別用貼黃聲說情理如何可憫刑名如何疑慮今擬如何施行門下省審如有不當及用例破條卽奏行取勘光以道德名臣議論如此豈其樂殺人也哉乃所以禁姦暴申冤枉期於庶獄之平允而措一世於無刑也陛下哀矜庶獄患中外之吏容心毀法而州郡妄奏以出人之罪者尙多有之伏望睿慈採用司馬光之言申嚴立法以幸元元詔刑部立法申尙書省詔職館正字已上專舉縣令初用張致遠議令執事官各舉所知至是致遠去御史而右司諫趙霈以謂正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泛乃改命焉

致遠建請已見三月丁丑

責授沂州

團練副使王仲薏復中大夫與宮觀言者論其不廉不忠乃詔更俟一赦取旨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勸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縣令於民爲親然秩卑而員衆其才不才無由盡知

儻因此二人以行勸沮甚善。但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之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之。毀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覈實。然後行賞罰。未爲晚也。上又曰。比來銓部胥吏並緣爲姦。士大夫頗苦之。朕每戒飭侍郎。終未悛革。鄭滋旣得祠而去。今晏敦復張致遠必須爲朕留意此事。若宿弊不除。朕當先黜侍郎。鼎曰。敦復致遠皆孜孜奉職。士大夫亦頗稱之。必須仰副聖意。臧梓

五月辛卯改官。

初復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員。

詳見今年七月癸未。

詔皇城司官吏並與轉一官資。幹辦官馮益特遷宣政使。

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詔諸軍揀退不堪披帶使臣並許添差諸州捕盜官司使

臣一次。老病不堪任職者送忠銳將支進勇副尉俸終其身。以樞密院言員多闕少慮致流落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五萬斤。赴都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園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爲指淮淮南支用。乃命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將仕郎上官世謙與免將來文解其付身令尙書省毀抹。世謙調官吏部自言因駕幸寶籙宮於御前問莊。老大旨皆通奉敕補初品官。吏部以爲非格法。故追奪焉。時武進縣主簿應絳亦以父守郡日遷秩恩授官。乃以絳爲下州文學。仍注權官。三仕訖注正官。自是濫賞追奪者復衆矣。故中書侍郎傅堯俞追復所贈光祿大夫諡獻簡以其家言紹興間嘗追奪故也。堯俞鄆州人。黨籍執政官第十

人四

丁巳詔省試舉人許於臨安府內外寺觀安泊。中書言民間米踊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糴時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糴千石。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事孟庾爲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籩豆蓋權禮也。詔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爲社擒捕海賊時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以謂國家每歲市舶之人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舶舡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積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明下信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爲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爲社首其次爲副社首備坐聖旨給帖差捕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平時無力往擒爾今旣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爲用乃下張守曾開相度如所請。

己未詔鄉村五保爲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爲役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保正長最爲重役不專取物力厚薄而兼用之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愚民無知巧爲規避遂有父亡母改嫁兄弟析生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名教以壞風俗欲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爲典刑以示懲誠又進士上

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之弊願更去保甲法復嘉祐元祐之制行耆戶長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單丁每都不得過一人

寡婦有男爲僧道成丁者同

即應充而居他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募人充

役官司毋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

案此所謂進士上書疑卽王九齡也

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亦奏疏乞總一鄉物力次等

選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至是頗採其說焉

季仲之奏曰役法以十小保爲一大保而保有長以十大保爲一都保而都有正二者必以物力之高人丁之多者爲之也然法久而弊人僞日滋富而與貧

爲伍預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賂鄉佐求與富者爲伍焉於是富與富爲伍物力雖鉅萬而幸免貧與貧爲伍物力雖數千而必差蓋由猾胥造弊於排甲之初致使下戶受弊於被差之後征求之類追呼之擾以身則鞭箠而無全膚以家則破蕩而無餘產思所以脫此者而不可得時則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闋不敢同居者指已生之子爲他人之子者寄本戶之產爲他戶之產者或盡室逃移或全戶典賣或強逼子弟出爲僧道或毀傷肢體規爲廢疾習俗至此何止可爲慟哭而已哉臣復視紹興二年閏四月十日及四年正月二十四日臣僚上言欲不拘甲分總以一鄉物力次第選差非第一等不得爲都正非第二等不得爲保長其單丁物力應充者許其募人官司不得輒追正身臣詳其說實爲利便欲乞檢會參酌而行之庶幾可以厚風俗息爭訟安流移恤貧匱不煩戒敕州縣而弊源自塞矣奏不得其月日與朝旨類故附著之

進士畢良史特補上州文學良史上蔡人知書傳喜字學粗得晉人筆法少遊京師

亂後僑寓興國軍喜其才者資給令赴行在會迪功郎權婺州司戶漕事畢鄰者以死事得任子恩其妻言子爲金人所殺願官姪良史上許之

徐夢莘北盟會編畢良史少游京師以買賣古器書畫之屬出入貴人之門當時謂之畢償賣遭兵火後僑寓於興國軍江西曹蔣燦喜其辭慧資給令赴行在諸內侍

皆喜之上方搜訪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辯其真僞者得良史甚悅月給俸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爲賓客又得束脩百餘千有姓畢人合得文資恩澤無宗族承受良史邂逅得之補文學案蔣燦此時知通州紹興十一年九月方除江西運副此所云誤也然燦先嘗爲江

西提舉。又知撫州。入爲尙書郎。或者先已隨梁入都爾。今且附此。更須詳之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償直。上聞之。故有是詔。初。山賊雷進據澧州之慈利縣。殺掠平民甚衆。至是。都督行府言。進已遣其徒雷琳等來鼎州公參。詔進特補武功大夫。添差鼎州兵馬鈐轄。進不受。

明年二月乙卯所書可參考。案行府奏狀及熊克小麻皆作雷進。而明年四月九日鼎州所奏乃作雷進德。未知孰是。

辛酉。左朝奉郎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葉。左通直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葵。並爲監察御史。葵。晉陵人。先是。沈與求薦葉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

葉係見任執政官所薦而不乞迴避。當考。

直祕閣知秦州趙康直陞直徽猷

閣。知廬州。

壬戌。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王衣卒。贈徽猷閣待制。

甲子。太上帝君皇帝崩於五國城。年五十四。上皇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未之許。兵部侍郎司馬樸與通問副使修武郎朱弁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樸曰。吾儕爲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

上皇欲歸葬。據國史拾遺云爾。但拾遺云。大宋上皇道君正月二十五日崩。與史不同。當以實錄爲

正。詔浙江轉運判官遂州守臣拘催上供。及淮衣紬絹絲綿。依條限起發。限滿。令戶部開具有無拖欠去

處。申取朝旨。用都省請也。遣帶御器械韓世良往韓世忠軍前撫問。上召對而遣之。詔諸路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石。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爲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爲給種。納課或十餘石。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乙丑。詔命官未經銓試。以恩例陳乞祠廟之人。自合理任。餘依見行條法。先是右通直郎王瓚以嘗任祠官乞參選。許之。仍命更有似此之人依此。言者以謂進士唱名在第五甲。及累經任人偶無舉官者。猶銓試中程。乃得參選。今世祿膏粱之家。幼年補官。又有陳乞恩例。可差祠廟。若任滿更不銓試。則童騃不學之人。將徧滿州縣。而疲民益無所赴愬。故有是旨。

丙寅。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朝獻之禮。丁卯。亦如之。始祐惠恭皇后於宣仁聖烈皇后神位之下。用右司諫趙霈議也。自惠恭既祔別廟。而景靈獨弗及。至是將行禮。博士禮官皆以爲疑。霈言。異時既有別廟。則歲時祭享未嘗廢。朝獻之禮。雖闕可也。今時異事殊。且上皇於惠恭。夫道也。以嫌故也。今陛下於惠恭。則子道也。躬行茲禮。似亦無嫌。願下太常討論典禮。上曰。朕以母事惠恭皇后。今太廟既有別廟。則景靈朝獻之禮。何可廢也。乃從禮官議。

霈建請在庚申上語
在甲子今聯書之

戊辰。詔岳州許置市易務。令本州收息錢補助支遣。用守臣張覺請也。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

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荀爲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錄控守海道之勞也。泗州軍事判官趙烈正補夏州文學。

庚午直寶文閣。新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曾紆上其父布所著三朝正論二卷。詔付史館。先是紆子右通直郎惇投匭上書。論布日記中親聞哲宗皇帝、欽聖憲肅皇后聖語。辨正宣仁聖烈皇后誣史。及元符密薦臺諫遺稿現在。詔下紆取索。紆奉詔以布熙寧記市易本末。及紹聖以來奏對要語。集爲正論。上之。上諭輔臣曰。昨觀布正論。其言皆正當。至如載哲廟冊立事。及宣仁聖烈皇后聖語。皆是當時所聞。必不妄。趙鼎曰。臣往時守官陝西。從紆弟紆嘗見此書。乃布手筆也。沈與求曰。頃在湖州。紆嘗以此書示臣。昨來韓璜論紆撰造正論。卻是不知其詳。上顧鼎曰。布有一疏稿。薦陳瓘等十餘人。皆名士。鄉有跋尾。具言曾見正論。鼎曰。誠有之。起居郎胡寅起居舍人。劉大中並試中書舍人。自王居正遷。而二人並攝書命。至是正除。尙書省言。訪聞四川諸司州縣添置官屬甚衆。未委虛實。詔宣撫司究實併省。時言者以閬州宣撫司武臣官屬至百五十人。泰州茶馬無置司處。而官吏文武亦百餘人。成都一路見任官七百三十六員。視建炎間增三分之一。夔路創增關寨等官。亦不少。故條約之。戶部奏博羅授官人。依進納條令。官至陞朝。與免色役。其物力家業等第。與民爭利。雖至陞朝。亦不得免科配。以知興國軍應會有請也。辛未。詔諸縣歲賦奇零剩數。委通判點檢折納價錢。別項椿管。專充上供諸路免役寬剩錢。除二廣、福建、江東、西已令起發赴行在。浙西應副大軍。其浙東、湖南、北剩錢。亦令起發赴行在。用總制司請也。時獻議。

者以爲州縣之間。夏秋二稅。自祖宗時。自有定額。緣人戶析居異財。絹綿有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有零至一勺一杪者。亦收一升之類。自大宋有天下。垂二百年。民之析戶者至多。而合零就整之數。若此類者。不可勝計。官中催科。每及正額而止。所謂合零就整者。盡入猾胥之家。欲望行下諸州。將人戶所需奇零之物。各以一鄉細計數目。總爲一簿。逐年專委通判。任責追催。應副軍興。而所入當不可勝計。又逐年役錢。依法每年合椿留二分。充寬剩令。乞悉以應副軍興。別立一庫。非有朝廷文字取索。不得輒自支遣。庶幾年歲之間。蓄積有餘。可以應用。故有是旨。二廣等路先取役錢。指揮未見月日。當考。

壬申。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撰王居正充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以居正引疾有請也。居正乞改以小郡。乃移知台州。五月己丑。改命熊克小麻云。趙鼎深喜程頤之學。居正爲兵部侍郎。於是有伊川三魂之目。鼎爲尊魂。居正爲強魂。言其多忿也。工部侍郎楊時爲還魂。謂其身死而道猶行也。旣而正字張嶼。遂以元祐五鬼配之。案此皆一時詆誚。

之詞。今不取。秘書少監兼侍講朱震守起居郎。左司員外郎王俟言。兩浙額斛。責在漕司者。凡一百五十萬。

石。兩浙糴本。責在州郡者。凡一百五十餘萬緡。每歲極力椿發。率皆不過三之二。其虛數常自若也。糴本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漕司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額斛之數。皆知其不可足。爲戶部者。終不肯力請於朝。爲之少損。終歲之間。文移相屬。常負不足之責。而終無毫髮之益。使其緩急。必欲如數而止。則剝膚椎體。必有深害於民。望令戶部取漕司額斛。及州郡糴本。五年中最多之數。增令就整。立爲定額。漕

司以年終州郡以四季責使椿發如愆期不足當職官吏重寘典憲亦中興善政核實之一端也詔令總制司措置

淮康軍承宣使州陝宣撫司參議官孫渥丁母憂癸酉詔起復用吳玠請也

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闕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嘗排邪說以正天下學術之誤辨誣謗以明宣仁聖烈之功雪冤抑以復昭慈聖憲之位據經論事不愧古人其所撰述皆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諡曰文靖時尙書左僕射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學者皆聚於朝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用震奏請在六月乙巳今併書之朱勝非秀水閒居錄程頤西京人熙寧元豐間司馬溫公退居洛下修纂資治通鑑頤乃鄉儒嘗與之論文元祐改元公入相薦頤於朝授幕職官公薨擢授侍講終於通直郎直祕閣方在講筵蘇轍爲言官屢有彈奏至謂譬之蛇虺豈宜蓄於階庭當時公論與否可知也紹興四年趙鼎作相姻家范冲亦洛人以其父祖元祐從官召冲爲宗正少卿冲云家有頤書鏤板傳布謂之伊川學鼎主之凡習讀者往往進用未幾冲除待制雜學士翰林學士侍讀學士尹燾年七十冲薦之云舊識伊川并進燾論語解云得頤餘論卽授京秩崇政殿說書歲內除待制張九成錢塘人急於進自言篤好頤學頗能誦說由館職三遷爲禮部侍郎溫人周行已頃嘗與頤游正和間交結道士林靈素得正字林敗行已貶死至是州人言嘗轉授頤學於行已者如林季仲輩數人皆要作官殿試策不問程文善否但用頤書多者爲上科是年狀元汪洋然所謂頤書者小編雜語淺陋乖僻之說初則惟冲爲之已而其徒皆爲之嗚呼元祐誠多賢程在當時非卓然傑出者小人乘間爲姦利不可不察也案勝非此段所云除周行已外皆毀謗失實

今不取